

「柔」字解

許進雄*

提 要

柔的篆文作矛在木上，《說文解字》以為是從木，矛聲的形聲字。但矛的聲母為唇音的明母，柔的聲母為舌音的日母，分屬不同的大類，與一般諧聲根（聲母、聲符）和所諧字的聲部同屬一大類的條例有違，因此可能不是形聲而是象意字。從戰國到漢代柔字字形的演變看，很可能原來作反在木上，表達手持皮革在木杙上來回擱拉使硬革軟化的製皮工序。因反罕見而訛變，致被類化為矛在木上。矛在木上無從會柔軟之意，只好視之為形聲字。從演變的過程看，矛在木上的小篆字形也應該在西漢之後才完成。

關鍵詞：柔、反、形聲、聲符、象意（表意、會意）、訛變、結構

本文 94.01.19 收稿，94.04.20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The Creation Idea of the Character *rou*

James Hsu*

Abstract

The Small Seal form of the character *rou* is composed of a *mou* (spear) character above a *mu* (wood) character. The Han dictionary *Shuowenjiezi* considers it as a pictophonetic compound combining a wood radical and a phonetic element *mou*. Usually the rime of a character is the same as its phonetic element. Their initial should also be in the same category, e.g. same labial, dental or velar. But, the initial of the *mou* is a labial, while that of the *rou* is a dental. Thus, it is very possible that the character *rou* is an associative compound but not a phonetic compound. Judging from the changes in forms of the character *rou*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Han periods,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the character *rou* is composed of a *ran* (soft skin) above a wood. This shows a softening process done by rubbing a piece of leather on a wooden pole. *Ran* is a rarely used character and easily be distorted and mistaken as the commonly seen character *mou*. It is difficult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soft”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a spear above wood and thus, to analyze it as a phonetic compound. Also, based on the course of its changing forms, the current Small Seal form of the character *rou* should not have been developed before the Western Han period.

Keywords: The Han dictionary *Shuowenjiezi*,
rou (soft) *ran* (soft skin), phonetic compound,
associative compound, A character form being
distorted, rime, labial, dental, velar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柔」字解

許進雄

自小篆以來，柔的字形大致已固定為矛在木上，《說文解字》六篇上對柔字的解說是：

柔，木曲直也。從木，矛聲。①

字義援用《尚書·洪範》的「木曰曲直」，②並視之為形聲字，認為柔軟的創意來自樹木的可以揉曲性。矛是直刺的武器。雖然以武器的矛和樹木很難得出柔軟的意義，但樹木在生長的時候是柔軟而可以伸展的，某些木材也可以火烤的方式加以揉曲，因此以此字的創意為形聲的解說似乎看起來比會意更為合理，所以翻查《說文解字詁林》與其《補遺》所登錄的十二家意見，③都不見有人對其形聲的結構分析有所懷疑。查了幾本晚近的著作，也不見有不同的意見。

柔的音讀為耳由切，聲母為日母，韻母為下平尤韻。④而矛的音讀為莫浮切，聲母為明，韻母為下平尤韻。⑤兩者的韻部雖相同，但是前者的聲母屬舌

①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增修版），頁254。

② 桂馥：《說文義證》指出字義出自《尚書·洪範》文。見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及補遺》（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9年臺一版），頁2483所錄。

③ 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及補遺》，頁2483；《補遺》，頁373。

④ 余廼永校註：《新校互註宋本廣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06。



⑤ 同前註，頁211。



音，後者的聲母屬唇音，分屬兩大類別。形聲字的聲符是為提示本字的音讀而設，最好是諧聲根（聲符）的聲類和韻部都與本字完全相同。如不可得，也應該盡量求其近似，才能發揮標示聲符的作用。一般說，形聲字的條件，除諧聲根與本字的韻部是同韻的必要條件之外，聲部也宜同屬一大類。筆者在編撰《古文諧聲字根》^⑥時意識到諧聲根與所諧的諸字群，絕大多數的聲母都在同一大類。如果有不同類聲母相諧的話，經常是把象形或象意字誤認為形聲字的結果。聲類至少可分唇音、舌音與舌根音的三大類。舌音或有可能又可細分為舌尖與舌面的不同類別。對於聲母不同類的諧聲字群就要特別注意，看看是否字形有訛變的現象，或深究其創意是否應該為表意（或象意、會意）。以下舉兩個被誤認唇音與舌音可通諧的例子：

一是諧亡聲的字。亡的音讀為武方切，聲母屬微母。^⑦諧亡聲的舌音僅有喪字與長字二例。喪的音讀為息郎切，聲母屬舌尖的心母。^⑧《說文解字》二篇上對喪字的解說為：

喪，亡也。从哭、亡，亡亦聲。^⑨

喪的甲骨文作等形，^⑩形構為一桑樹及樹枝間有二至四個不等的口。口在喪字是籃子的形象，創意來自採摘桑葉的作業，桑樹的枝杈間懸掛著多個籃筐以方便收集桑葉。^⑪喪字演變到金文，訛變成等形，^⑫使桑樹的根部看似亡字。很明顯，亡是桑樹根部的訛變而非原本充當聲符用的。

⑥ 許進雄：《古文諧聲字根》（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9月）。

⑦ 同註③，頁175。

⑧ 同前註，頁180。

⑨ 同註①，頁63。

⑩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9月），頁54-55。


⑪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6月），頁76；許進雄：〈識字有感一〉，《中國文字》新1(1980)，頁53-57。

⑫ 容庚編，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7月），頁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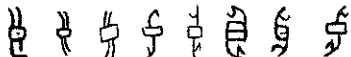
長的音讀爲直良切，聲母屬舌面的澄母，從之諧聲的有十幾個例。《說文解字》九篇下對長字的解說爲：

𠄎，久遠也。从兀、从匕。亾聲。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匕。斤者，倒亾也。凡長之屬皆从長。𠄎，古文長。𠄎，亦古文長。^⑬

長的甲骨文作等形，^⑭像一個持杖而髮長者的形象，伏杖者經常爲老人的形象。大概老人頭髮不稠密，常散髮而不打髻，看起來頭髮比他人長，故以之表達長的概念。很明顯，亾是長髮的訛變而非原本充當聲符用的。亾字再也沒有其他諧舌音聲母的例子。

《說文解字》也收錄二十幾個舌邊音的來母諧亾聲之例，但這些例子都是以良爲諧聲根。良的音讀爲呂張切，屬來母字，^⑮《說文解字》五篇下的解說爲：

良，善也。从畱省，亡聲。𠄎，古文良。𠄎，亦古文良。𠄎，亦古文良。^⑯

但甲骨文的良字作等形，^⑰其創意不易明白，或說爲廊之初文，象房屋與兩側的遊廊形；^⑱或說象穴居之兩側有孔或臺階上出之形；或疑爲風車；或以爲長者人頭之形；或說象日光散射狀；^⑲或以爲與量器的使用有關；或風箱留實之器；或釋金文之字形爲兩豆相對之形；^⑳或懷疑

⑬ 同註①，頁 457。

⑭ 同註⑨，頁 386。

⑮ 同註③，頁 171。

⑯ 同註①，頁 232。

⑰ 同註⑨，頁 757。

⑱ 馬薇廬：《薇廬甲骨文原》（雲林：1971年），頁 1181。

⑲ 松丸道雄、高島謙一編：《甲骨文字字釋綜覽》（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3年3月），頁 4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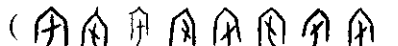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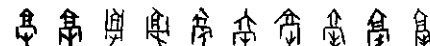
⑳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出版社，1974年），頁 970-971；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補》（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年5月），頁 1506-12。



為裝乾糧之背袋形，^①雖然良字的創意還不能肯定為何，但聲符通常是單獨成形的，可確定良是獨體的字，不能析分出獨立的亡聲。因此《說文解字》所收確實諧亡聲的字就剩唇音字了。

再舉從乇聲的字。乇的音讀為陟格切，聲母屬舌音的知母。^②據《古文諧聲字根》，在近二十個從乇聲的字中只有毫不是舌音。^③毫讀傍各切，聲母屬唇音的並母，^④也是被認為唇音與舌音可相通的例子。《說文解字》六篇下乇字的解說為：

乇，艸葉也。上貫一，下有根，象形字。凡乇之屬皆从乇^⑤。

乇的字形太過簡單，其在商代甲骨卜辭裏使用的意義除專有名詞以外，很難有所肯定，所以其創意是取自何物也很難推測。其字形若通過含有乇聲的宅字看（），^⑥乇部分的字形都相當一致，作一傾斜的橫劃與下端彎曲的直線相交之狀，實在不很象艸葉之形。而「從高省，乇聲」的毫字的甲骨文字形（），^⑦似作高形建築物之前有草一類的東西狀。它有可能和商代都城的建築物景觀有關，可能是毫都城的特殊建築形象。其屬於乇部分的形象約有三類，一近艸，一近乇，一近丰或丰。其形體不一，比較不會是標示的聲符，而較可能是創意所可選取的不同形象。因此不能因不確定的孤例，而認定從乇聲的字有屬於唇音的。

柔與矛的聲母既然分屬舌音與唇音的不同大類，柔不是形聲字的可能性就很高。由於《說文解字》把柔看成形聲字，有學者在解說此字時竟說：「矛聲

① 同註⑤，頁 93。

② 同註③，頁 277 段注。

③ 同註⑤，頁 92。

④ 同註③，頁 507。


⑤ 同註①，頁 277。

⑥ 同註⑨，頁 315。

⑦ 同上，頁 245。



というも、聲は必らずし近くない。」（矛聲之說，也表明聲不必近。）²⁸我想這是面對問題的錯誤方向。如發現有異常的現象，應該還需探明可能造成異常現象的原因何在，而不只是把異常現象當作可接受的常態。

文字學在探討字形演變的現象時，常舉訛變或類化的例子。那是字的某部分演變成近似另一字時，被不了解的人所誤寫、誤認。如函，甲骨文作等形，²⁹是裝箭之皮袋形。《說文解字》誤把皮袋的繫紐當作聲符彡，而以爲函字象舌頭而加聲符彡之形。³⁰如果柔不是形聲字，而是會意或象意字。如果木與矛的結合又難引導出柔和的意思時，那就不妨朝訛變或類化的方向考慮。

比較木與矛兩字，木的字形較常見也較簡單，訛變的機會應比矛字小。有些木材雖然可以燒烤的方式使之撓曲，但柔軟畢竟不是木材的特質。在古人所採用的素材裏，有必要使之柔軟的首推皮革。《考工記》就有「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革欲其茶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³¹明白說出柔和是皮材利用的一大重點。古人在創造抽象的意思時，常要借用熟悉的器物以表達之。如「厚」借用熔鑄銅器的坩鍋，「深」借用礦井，「復」借用鼓風袋，「專」借用紡磚，「罍」借用織機，「宿」、「尋」借用蓆子，「疾」、「夢」借用病床，「殍」「魅」借用巫師的裝扮。³²如果要表達柔軟的意思，皮革應該是最好的借用素材。

《說文解字》收錄兩字含有反的部分，字形與矛有某種程度的接近，而字

²⁸ 白川靜：《說文新義》（京都：白鶴美術館，1969年7月至1973年8月），卷六，頁39。

²⁹ 同註⁹，頁300。

³⁰ 同註¹，頁319。


³¹ 賈公彥等疏：《十三經注疏，3，周禮》（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頁621。

³² 許進雄：《中國古代社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2月修訂版），分別爲頁151、149、153、202、203、331、498、502、572。




義又與軟皮及柔和有關：反字《說文解字》八篇上的說解為：

𠂔，柔皮也。从尸、又。又，申尸之後也。^{③③}

甲骨文的，^{③④}很可能就是反字。從小篆字形與字義看，反應是象手拿著一條柔軟的皮革形。另一字是薨字，《說文解字》三篇下的說解為：

𦉳，柔韋也。从北、从皮省，𦉳省聲。凡薨之屬皆从薨。讀若奕。一曰若傷。𦉳，古文薨。𦉳，籀文薨。从薨省。^{③⑤}

分析之為薨省聲的形聲字。《說文解字》的省聲分析絕大多數是誤解。讀許慎的說解，其無法合理地解釋此字的創意應該是很清楚的。他把此字解析成三個部分，不但聲符減去了大半，又將之插在兩個表意的構件中間，也看不出下面的部分就是軟皮的反字。其實此字應分析為上下兩部分，下為反上為帽子的形象。此字的上部分已起訛變，所以不易辨識。甲骨文有一冂字，作等形，^{③⑥}乃象小孩子的帽子形。^{③⑦}大人結髮，故帽子作穹頂形。小孩不結髮，故作平頂形。帽子上有豎起的兩耳裝飾，下則為護耳，其制一如今日北方男孩所戴的老虎帽，適宜寒冷的氣候。所謂的從北，其實就是帽子上裝飾的訛變，薨省聲的部分就是帽子本身及護耳。^{③⑧}薨字的創意應是，柔皮是製作帽子的材料。帽子戴在頭上，如果用硬皮，就會傷害頭皮，所以一般用軟皮製作。如果是戰爭用的青銅頭盔，裏頭就得襯以柔軟的材料。

通過以上兩字的認識，可推測柔字的原來字形應該是作反在木上，表達手


③③ 同註①，頁 404。

③④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10 月至 1982 年 10 月），編號 20042。

③⑤ 同註①，頁 123。

③⑥ 同註⑨，頁 925。

③⑦ 于省吾：《雙劍謄殷契駢枝續編》（北京：琉璃廠來薰閣，1941 年），頁 17-19。

③⑧ 陳邦懷已指出即為薨字的上半，見于省吾：《雙劍謄殷契駢枝續編》，頁 17 引陳邦懷：《殷墟書契考釋小箋》，頁 26。



持皮革在木杙上來回撐拉使硬革軟化的製皮工序。關於皮革的製作，工序主要為三大類；準備、鞣制與整飾。最後的整飾工作為「經染色、加脂、伸展、乾燥、回濕、拉軟、塗飾、熨平等工序，使革光潤平展，厚度均勻，豐滿堅實，美觀耐用。」³⁹在未機械化以前，伸展與拉軟的工序就是在木杙上進行的，筆者就見過這樣的展覽示範。柔字訛變的過程也大致可推論如下。在甲骨文時代的書寫習慣，當表現手持拿一件東西時，絕大多數的手指只放在器物的旁邊，如手持火把在屋內搜尋的叟字，作。⁴⁰手持筆管的尹字，大多數作，只有少數作手指穿過筆管的。⁴¹手持有毛的筆管的聿字，大多作，只有少數作。⁴²史字絕大多數作手指不穿過器物的，只有很少量作手指穿過器物的。⁴³這一類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到了兩周的金文時代，這幾個字的手指大都成了穿過器物的形式或在器物的下面。以下舉《金文編》字數較多的史字以見其手指穿過器物字形的越來越頻繁的現象。《金文編》字形的序列大致依時代，下列《金文編》的排序可反應其演進的方向。



到了小篆的時代，可以說很少有手指不穿過器物的字形，尤其是有柄或細

³⁹ 《簡明大英百科全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十一冊，頁118。

⁴⁰ 同註⁹，頁117。

⁴¹ 同前註，頁118。

⁴² 同前註，頁128。

⁴³ 同前註，頁127。

⁴⁴ 同註¹¹，頁195-98。



文字演變方向的觀點推測，西漢時代的 **𣎵**（馬王堆老甲 085）^{④⑧}的結構應該在之前。這一系統的字形，下半為木是沒有疑問的。上半應還可以分析成兩部分，右邊是一隻手的又，左邊是被持拿的東西。整個上半可能就是反字的訛變，把右向的尸寫成左向。睡虎地秦簡的字形則是把又的兩筆省寫成了的連續一筆劃如阿拉伯的數字三。馬王堆的另外兩個字形也有同樣的做法 **𣎵**（馬王堆十 125）**𣎵**（馬王堆經 045）。^{④⑨}再進一步把手指穿過直線就訛變而成弔的字形 **𣎵** **𣎵**（武威漢簡），^{⑤⑩}弔字再加一道斜筆就成了矛字，漢代的《西狹頌碑》就這麼寫了。^{⑤⑪}因此流傳下來的柔的小篆字形應該是西漢的時候才完成的，從此之後矛在木上的字形就定型了。

通過以上的討論，可確定柔為形聲字之說是不合理的。柔的創意在戰國時代可能有兩個，應該都與在木杙上撐拉皮革的動作有關。在使用的過程中，反在木上的結構比較流行，也比較合理。但因反是個非常少被使用的字，可能是皮革業者間才常使用的字，一般人用不著，古文獻也見不到使用它，因不認識反字而把它誤認為矛是可理解的。反的字太過專業，一般人不使用，連帶以反構形的𣎵字後來就被𣎵（軟）所取代了。^{⑤⑫}

（責任校對：魏采如）

④⑧ 陳松長編：《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6月）頁232。

④⑨ 同前註。

⑤⑩ 參見許舒潔：《〈說文解字〉文字分期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許鏌輝先生指導，2000年），頁409。

⑤⑪ 參見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8月）頁378。

⑤⑫ 《說文解字》還未收有𣎵字。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增修版）。
- 《十三經注疏，3，周禮》唐·賈公彥等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影印）。

二、近人論著

- 丁福保編：《說文解字詁林及補遺》（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9年臺一版）。
-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6月）。
- 于省吾：《雙劍謠殷契駢枝續編》（北京：琉璃廠來薰閣，1941年）。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9月）。
- 白川靜：《說文新義》（京都：白鶴美術館，1969年7月至1973年8月）。
- 余迺永校註：《新校互註宋本廣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
- 松丸道雄、高島謙一編：《甲骨文字釋綜覽》（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3年3月）。
-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出版社，1974年）
- 周法高編：《金文詁林補》（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年5月）。
- 容庚編，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7月）。
- 馬薇廩：《薇廩甲骨文原》（雲林：1971年4月）。
- 許舒潔：《〈說文解字〉文字分期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許燦輝先生指導，2000年）。



-
- 許進雄：〈識字有感一〉，《中國文字》新1期（1980年3月），頁53-64。
- 許進雄：《中國古代社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2月修訂版）。
- 許進雄：《古文諧聲字根》（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9月）。
-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0月至1982年10月）。
- 陳松長編：《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6月）。
-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8月）。
- 《簡明大英百科全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